寓林集

寓林集卷之二十三

武林黃汝亨貞父著

書牘

復茅鹿門先生

壽劉翁文婉曲淋漓而入詩處風騷寥廓出之愈奇此晝家所稱神品也太史公傳古之賢者遐想前哲至願爲執鞭彼固未嘗交臂接談即如吳道子之伸由間令公之昭君千年色肖亦豈必覩面揮灑乃稱神哉劉翁固篤行得老伯之文以傳百朋之錫不獨

劉生銘刻五内矣抑之九月初一二歸壽而不肖亦將輟半月之帷葦航而東躬爲進觴一則以數年父事之誼不可以終身不面一則以往年老母生辰抑之特從慈水越數百里爲文稱壽無有來而不往者老伯篤通家之誼別爲一觴至期再報左右并將仲公子者俱往也

與沈觀頤先生

飛來泉石間周旋有道先生之側如餐風霞肌理都爽至今不無將迎之思世事多逆項者聞有佳孫之

戚蘭摧玉折能不潸慨所嘆生人如[illegible]頭露百年若

隙中復互參哀樂爲歡幾何先生達性養恬願徵遺

情累遵太上之旨嗣君無事攜與俱來青山茂樹之

下姝堪悼塵也時氣大惡彫落相枕開府滕師亦罹

此患人之云亡知已不再煩憂所結聊成短章譬猶

溺者之笑

與茅薦卿

兩辱手札情詞懇惻腸肺膠結夫屈首受書昂眉布

政生人之途不能一轍良有㷊者若夫焚香煮茗促

席把臂披瀝五內橫議千秋此樂難得但有夢想而
已宜尼上聖三月報政乃來吏所稱論善寬刑與民
休息種種嘉德誦口成碑壹何易也願足下勿喜薄
收勤宜久道大抵從官者太上心術次學術次才術
心術欲眞欲醇學術欲大欲密才術欲敢欲練足下
之才信與心副得無小察而大遺與密此而疎彼與
吏所載㦸㦸德誠非取雄心驟快頃刻奏刀總之爲
民爲本間嘗聞尊翁自言令丹徒時每引坐父老問
疾苦單車匹馬走田間民子弟輙得領敎誨百姓親

就如見父母而鍾維新所按惠安事亦多類此故皆
有聲施此則家法近事可倣而行者也其他不能殫
論詳具羅一峰先生論文中偶陛生來特令錄一通
置之座右率此以往龔黃卓魯寧獨擅絕世之稱哉
不佞俞同季子碌碌度時無甚相長發憤為文不過
七八十首頃比秋水編沾沾自喜精詣佳境而易文
欺足下不解敢自謂振業董侍郎歸太僕之後寄來
四首可覽也頃獨憂衡文者往歲見厄而所較各郡
縣如吾徒者大略相似然亦斯文一劫安得老比丘

度一切苦厄也功名子息俱係天緣然足下得一而遲一尤愈于不佞弟兩物俱缺讀吾來詩付之一嘆耳老伯彊飯神氣旺甚猶不能恬淡回首牽于俗事耳如何負米之憂千里垂念豈不感恩顧所稱知己重輕不在於此賜也結駟憲也蓬戶各成其趣即足下義施弟實赧受管鮑貧交千古生氣該不獨以分金一節願足下愛我以德所予多矣

問賀伯闇

接玄白書知伯闇郎君謝去爲酸心流涕者久之要

之人當其逆時難處耳死生有命巳爲千古達論猶且以哀傷隕明節情中庚伯聞勉矣

與陳孟常

僕才力淺弱于古文辭騷賦家未敢以不成之業驟而出之以供世人之譚柄舉業夥小技然應世之具竊以爲兩司馬復生恐不能舍是而馳私心揣摩之竊以爲學人所範無過震澤毘陵之業大略原本經術參伍於宋儒精微之論得之心而書之紙要於傳聖賢之旨耳而近世高才生往往棄玄而啜醴以爲

吾古則爲秦爲漢玄則爲老莊爲列微妙則爲楞嚴爲圓覺而宋人所著理學諸書一切麾置之若臭腐腥穢不可近夫麾置宋儒之論出自于鱗元美諸大家以定古文辭之衡者而非以論制舉也嘗妄言之宋儒之書腐者若塵垢繁者若葛藤　心目爲障而精者參微入妙爲繭絲牛毛若越人視五臟而庖丁解衆理而高才生聞僕言乃相顧以笑獨光父心許之且疾而呼曰此亦吾友人孟常之言也孟常當已卯登賢書縱才以出有奔逸千里斬關奪扼之氣而

近且斤斤步鄒趨魯所閉戸而覽者皆周程張朱濂洛諸君子及王陸兩先生之書滌其穢而鏤其精矣僕且心疑焉而近得足下所製社中卷精以沈厚以靜甚矣光父之非欺我也則僕之才即不及兩君子而意識所向亦既幸附於聲氣應求之末光父睠姝艸與足下近刻竝橫行中原而僕亦將爲效顰者之婦貢笑於世非足下誰能序我者藉光父之靈謹合書奴囊稿三十首奉塵清覽願足下勿讓一一評駁并以片言不勝仰懷

復劉抑之

向從使者致書具情事近所履大抵如昨耳無長卿之才而蕭然四壁似之以此爲累然當呼朋笑傲時桀然抽毫陶然命酒即登縣圃遊金谷不暢于此人謂黃生貧人哉吳師惠書用意過厚非足下深念弗致生平無善狀受恩最多非長驅中原一酬此念耿耿尺軀寥寥寸心何能幻化千億作報應耶所諭文旨風生千年達論于不佞弟尤屬刺肩儻夙緣未斷枯管有靈一一奉命行之韞庵師所及賞吾當年濃

郁灼豔之時不知吾巳淡掃蛾眉矣深山老栢不能化而桃李園其天性然舍利一粒五色俱現藉足下之教頟頟臨期神通何如耳家大人而下叨庇無恙傳示國家近事歷歷續此有聞毋恡也

啟鹿門先生

久不通問候於長者肝膽所向時時若奉顏色聆咳唾顧不知邇來待飯無事否也家君年在吾伯厲行貧病相仍重以不肖落魄不念雙眉若鎖則吾伯爲方壺圓嶠中人矣不肖塊處西湖南山間師心日

僻不能如近世高才生所爲詭奇弔詭者歷春而夏其間烟霧吞吐雲鳥出還靜而太古動而游治所旦暮耳且目之者固以爲物華風景之變而竊以爲文章之變亦盡于此矣恨不能即出而書之紙書之紙矣而恨不能從名公鉅人如吾伯者相爲上下其議也居嘗思吾伯向所疾呼不肖而語之曰爾向年之文其爲莊蒙乎今之文其爲語錄乎不肖以爲莊之本旨既與吾儒相軋必不當參而附之孔孟之謂而語錄者其精爲繭絲其詞爲葛藤徑其詞得其精

亦舉子業之法門眞諦也而近世好奇之士以爲陳年穢物厭其糟粕而棄其精華者誕也故竊于所刻拙稿僭題之曰寓庸集庸平也常也又先儒謂不易之謂庸寓則有客寓之意焉未知其能然而且然之詞也不肖既以微名取忌而數奇屢北耳食之夫無徵不信安能人置一喙太史不云乎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乞吾儕護其所短收其所長寵之片言以愚世之所謂耳食者不肖非敢以從臾辱長者之筆也大抵傳之通邑大都與藏之名山者不同藏

之名山者千年之詩譬則日月也傳之通邑大都者一時之詩譬則雲霞也吾伯儻弗以不肖爲狂人乎陽而寬其一時者於此而徐而責其千年者於彼生平文采或亦有可見者耳刻已就秋專且迫即萬冗中乞特爲縣筆並酒一完前諾不勝瞻切何時枉駕湖山挾策領教

與李玄白

賈誼劉賁之事千古一恨然猶寥寥劉賈耳不意吾黨比比類是吾黨豈曩時秦之坑卒抑亦齊田家五

耳人耶一笑

與虞長孺

僕兩候足下足下亦勤勤向僕顧僕棲南山實不知足下行李遂北方作一字令長鬚邀足下揮麈竹林之間而且報足下行矣悵然久之辱弃次惠書具見腸肺嗟乎無生大業沉寂千古應世出世元非兩途足下竟以慧力致之額外緣易染內境難除華轂交馳徐馬四出非持不二之法超無上之乘佛事國事兩必有妨若夫根器鈍頑托名禪定意識浮蕩涉趣

圓通卒畏浮言竟露劣相此不足爲足下慮也僕疎
放笑傲之人巾亦有契自恨有慧性而無定力彼岸
郎寥徒勞虛想每逢高僧如蓮池葦航介如輩津津
稱足下情境雙合實諧修持敬之愧之願足下壹意
努力國王山河淨土自在矣世事浮湛難定舉業末
技雖黃黑白尤懸人口吻間假令秋風冥晦即毘陵
震澤無以自明往往見高奇之士雄氣所向輙呼反
掌僕實有所不及也尊大人而下履安否千里風塵
可九自愛淨土四十八問及所印過經典便乞擲教

家親行促艸艸寄此不盡

復陳孟常

昔人無緒過從足下一暢聊論私心願之秦人焚書而易存今人黜易而易亾歸董而後伯牙斷絃矣哀經遠征安得積穢在篋以備徵問新若易義幾首聊當哀吟謬欺足下經術不同他日出覽居然歸董也

狂詩狂詩

復李玄白

春以來晴光草色令王孫氣冷者多矣而雨雪連綿

十日而九飛來石佛雙眉如鎖乞人踵接餓莩相枕不侯入而與二三友生緩頌詩書抵掌千古則若背然而忘其苦者間出而婆娑往來其間是諸苦相入與心會則未嘗不愀然以悲而恨壁立貧士且身爲黔婁無能散千黃金起溝中之鬼而肉其骨也足下謂青山白雲蕩我胷臆者如此哉焚舟背水血汗而戰此足下今日事瑯琊之役譬則辟穀病夫彊從高皇帝矢石之間而非敢與淮陰曲逆諸君子爭功而侯也然亦俟諸王之使來后往多在三月下旬矣吾

二人荷弇州先生之知誠當拜其先司馬之墓第不知時過可舉否

東石公

風雪簌簌又罪酒命書奴煮雪澆之意即欲趣上人就烹耳如何

上王元美先生

不肖苫塊之賤士也文釆草昧無所比數嚮者以一念惜怛之痛徼惠斯文不朽已往因得侍密坐聆清玄之言已而謁謝則會　天子特錫先司馬公之命

褒忠顯良千古所快知交親貴亾不拜手仁人孝子般辟其間無須臾之間而某窮途情禮未效徒以空文上溷記室謬辱奬許進取狂者大雅之門自喜側足至于今沾沾未已也而項者明公惻愴蒼生之急仰酬
聖明委虵大道寂心應世海內士大夫莫不翹首見龍栻目文明之業詞賦名流擊轂並至競奏薄技宜揚盛美而某獨無聊爲人俗師稽栖貧病其行次且心如調饑旦夕不解疏遠之罪不勝擢髮而兹以茅生令章丘之事忘其疏賤不揣略陳請于左右

所爲茅生者歸安人諱國縉與慈水劉進士憲寵及
不肖三人者布衣生死交也茅多精洸之才奮厲清
白今爲濟南章丘令其安富振貧愛人下士卓然有
古循良之風章之士民謀刻其行事爲百世利而託
不肖爲之傳劉進士則紀其荒政顧獨缺序首而又
若有所慕而未敢請者不肖私心計之士名實不立
而游說大人虛聲諛聽者佞之人也世平道明賢者
自效而閭閻不宜者朋友之過也夫爝火之光不足
以乆照衆星之救不足以明遠令不肖與劉生而千

言何如明公之一言半被虎文蠅附驥足昔人所謂
篤學而行益顯者也故敢先茅生之意而請明公一
言爲傳紀首且非獨爲三生布衣交希買名市駿之
私而已明公坐帷幄廓休休之量進退天下文武之
士俯采下體且將以茅生爲卽墨風勵在官明公能
自禁其筆不下乎哉此不肖所以慫其疏賤不自疑
其見拒于明公而冒尊嚴以請也夫采而用之以一
時采而序之以百世若是而茅生慫明公之言勵行
不卒祿祿明時此非夫矣草土之中文章無神微有

結撰無當風雅故不敢漫呈二律敬書扇頭比之閭
巷之謠自效鼓舞云爾章丘傳本不成文末綴狂語
尤非所聞於明公伏惟憐而削之書帕二種儀不及
物聊將遠忱綂希麾置大作專僮跪候幾務之暇即
賜揮灑將得其便而寄之章丘世且謂不肖賤士能
信其言于明公以成茅生之美而又復嘆明公不以
尊貴遺天下士以其文章之權行所不知為羣吏先
而陰以代朝廷黄金璽書勞來之所不及此真千古
快事也深慄深慄

與馮繩武

足下跛能屐耶無乃爲平原門下胃笑耶此物宜起不宜下宜靜不宜動山中爽氣竟秋命童子移竹牀據而揮麈潄以名茶令濕火從毛孔中酒出勝太乙金針多矣

與茅薦卿

錫山吸泉把酒之歡謂生平暢事今思之似長夜夢了不可即矣且此時政抑之奔還趨吾家不佞爲趨足下失抑之事多奇數如此别足下無幾時諜弔抑

之爲院試止試巳復謀則老母生胃疾至食不下咽近二十日而胃平又忽毒發于背纍纍如連珠醫者得都消之存其一在右肩下謂之右搭手大如盤凡十四日而始潰痛稍解然潰未盡收之甚難吾母廿年齋戒連得此惡病即佛家云往業未斷獨不念貧兒心血幾滴乃如此消剝耶楊子一牀書積塵連屋同舍生發憤者竝以此蘇蘇若失湖山湖水間若驛路客停此其景可知也今少緩病狀習剖愛緣又若中泊之舟兩岸不係貧病更端兼程竝進此時即作

馬遷李白一輩人何益情事咄咄黃生又將何爲耶一嘆一嘆俟毋壽口完了抑之弔事又須入秋矣陸拙書法小佳吾山中頗喜此物乙酉歸仲堅今促歸足下無計可挽乃知范史雲不可與陶猗鬬力一笑一笑

寄劉抑之

客歲苦冗交劇入春尤甚老母在時恣不孝所往曰毋分而讀書心乃今蠅營蜎集備於一身父鰥母靈形影相弔遥思岐路毋爲斷腸一旦絕裾百里之外

割情滅禮慘悽萬狀淚眼相覷苦不可仰衷腸千言
哨不可出征車爲之踟躕僕夫爲之滃洇兼以寒氣
凛烈積雪滿途艸木縞素天地黯淡當此之時即使
石心鐵肝半爲崩裂况乎哀子行役舍人離家苟動
良心寧復有生氣哉廿五旦入就李項生家應酬如
癡狂迷違度忽至突起流淚内壅心胃如割交游作
面塊焉如泥不覺向隅頓愁滿座不祥之人豈堪接
世錫類同悲足下能無泫然耶午臺見過讀足下狀
老母者情眞文暢仁人之章二月杪不孝即欲抱此

而過吳門乞銘王元美先生耳

與王宇泰

足下博物玄覽響振海內久矣不佞願執鞭而未有路乃瑯琊王冏伯兄弟邀東南之雋以盟溢及不佞而有足下姓名在焉近始得足下社中義讀之微妙無上爲名理宗此道至足下可謂達摩西來矣足下倘亦稍稍知鄉土間有鄙人而無嫌未同乎近病附工乞踰片言傾渴之衷書不能盡

謝張成叔

成叔賢兄足下不孝天刑之民自遘誅戮波及老母
卒然棄捐慘愳九原悲讐逝水風木之恨千古共傷
况在老母尤足痛悼家翁白首諸生先兄儁才中道
夭折晚得不孝辛酸有加賢達之操迩世未有年來
不孝差比人數庶幾成名如農望歲而落拓半生丈
夫庸立無曾參養志之歡而有仲由負米之苦糊口
四方什一家食問視之勤缺焉無幾意者天賜惘惻
昂省將來而迅速無常竟尒摧裂魂魄長逝無天可
問然今負擔窮兒朝出暮歸猶得時供几筵雪其涕

泣而爲貧減禮斬然衰麻客遊百里之外苦次虛設閴若無子形骸土木癯顏應酬哽咽肺腸摧淚成血而回念家翁單立六尺之軀未可塵土二三相知苦口曲諭稍提剛腸散亂片刻亦猶乳兒戲笑非情爲人所弄顧眄失母則啼號失聲玆豈他人復能解免儒經誤身遂至于此嗟乎成叔不孝非人子耶能不悲哉佳詩慶弔並至生榮死哀南州孺子之誼不足爲比東向稽顙隕淚如雨足下雄才軼世追琢古人二三兄弟屈指白眉不孝既恨不能杖策相追而武

林檇李之間爲覓賢哀黎如晨星屠狗之雄難獲然法
座悠睢自命聞吾黨姓名咋舌相詫亦循譚井田學
校於六王從横之世古則古矣等方枘耳抑之毘陵
之行無可奈何與不孝同而坐挾冠冕令臨邛令蒲
伏造請順風而呼聞者加遠固其所耳舟過就李謚
及足下事謂足下且受知衡文者有武林之期不則
邀足下扁舟毘陵不孝之所根者抑之之所快得勢
者昌豈獨其秉彝哉舉業一技至於今日敝也極矣
竊莊列之秕糠拾禪玄之涕唾眼浮空華手實燕石

聖賢爾雅平易之言玄酒菽粟棄之如泥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然物極則返水流必東中流之柱吾黨二三子勉之詩文六章聊當抵掌如過毘陵萬千過我齋頭言所未言

與王逸季

足下雄姿千里虎視鳳覩不祥姓名迺辱過而存之短刺乍入驩然倒屣把袂論文如平生交延津之劍呵風吸雲而神奇變合於塵埃之外足下有之僕豈敢乎尊公先生始不孝以爲軼世文人迺今望見玉

貌微示德機非獨文人殆至人也先慈閭巷貧婦藉
尊公先生銘不朽荷成諾矣望足下從旁慫恿之并
乞言以門生試事罪不得躬領孺子可教大人其憐
而寬之乎易道之微不孝狂誕每謂經生剿襲之禍
甚於秦人秦人火而存今人習而亾猛思一當圓通
之士闢其戶庭而卒遭天戮此與遂淺奉證五作譬
之行兵家此特其哨探者非敢云前歌後舞而入也
向所攜易談一小本附壁何物禿翁竟不令終局可
恨

與王伯穀

某實不孝而以母之賢微誄於先生向聲言柄文者按禾爲生徒所紲不得謁而領也而以長鬚往亦會長卿善病不意柄文者今方來又不能出門矣先生無恙乎長鬚再往謹東向叩首焚香而待之倚馬縣河知先生無難恐不孝心血無幾至不能讀先生誄讀且嘔奴耳已得弇州公墓銘千餘百言情法雙極令他人覽者出涕不孝可知以此知不能讀先生誄也

與李伯遠

詩格清雄逼眞唐初五言絕道上無比日暮飛鳥還語是王維臨高臺舊語然神情自別耳佳文淑剔名理令宋人北面間有麗言本無妨作家借爲流俗人點汚耳擬文二首奉証即夕冒雨行歸出於無柰許我長箋詩一幅無相忘

與范光父

熱甚想五臺淸涼石數千里而遙無巳得百竿竹林下披髮千丈㘝天池一杯亦可終不能得朝夕取國

家奏疏讀之慨然有懷大刀不割又自潛然耳天塞黃耶聰明如塊爾木石百千無情可以坐遣令俱不能得勞我以生固非虛語以此思足下可知矣

答茅薦卿

不孝自遭大戮遠離老父形影相弔感傷肝膈生非無情焉得不病散亂之具庶幾取鄒魯性命之書仰而與足父羣賢暨國朝以來奏疏經濟之章俯而與今之賢士大夫暨而間及禪玄之眇論漢晉之清言與物外之至人晤然而名理所探堙鬱無語揣摩之

畫無當世用長刀不割吳鈎悲鳴蕭然塊處慨焉太息據牀高臥則老母湯藥呻吟之態依然入夢淒涅之淚暗墮枕席耿論清言亦不爲用庶幾書之紙上者進足應世退可名山然烈士壯年已近頹放母則鬼矣父猶不歡儒冠誤身命耳命耳足下旣已矢心爲民南擢郎署高拔臺省聽之朝議磊磊七尺無愧賢冠此之爲孝廣於膝下足下惠施章丘有年彌久彌實俾之彌厚成佛作仙惟是功行圓滿時最難保持有爲佛之心即落魔軍有作仙之心便歸凡界此

可與知者道也大學衍義補此老儒鉅業閎博精實誠如來諭大略往古如掌而今事未悉次第有局而機宜不中欲悉今事則吾學編不可不覽欲中機宜則經濟錄及嘉靖以來奏章不可不覽而朝廷之大議大政大變則鴻猷錄不可不覽上下二百二十年以來名臣傑士歷歷可指然而敢任事如于少保善用機如王文成則吾黨二三兄弟所當書之座右皆所謂闢乾坤而握風雲者之手也夫敢而疑于激機而挾乎詐則霸心在焉粹白之心挽禍爲福有志之

士是不能不寄慨於千王也新婕德量宜配君子乎羣妃在御佳兒無閒造物爲之何以努力一嘆一嘆老天淫雨橫發三吳之地水田一色人憂倉虛我憂米貴十石之賜吾不及謝老父巳從家間欣然受之矣

東石公

靈鷲山箕踞佛子座下風雨橫瀉如在眞珠瀑布閒令哀子喪吾歸便人秀州矣焦毛銷骨受火坑報又復十日此際想山雨空來如如來三昧水了不可得

上人揮麈之暇抑爲有情念及耶身在槁木中乃復翻問國事馭此白日長刀不割又復生英雄騷屑之氣回照遼然亦復何有將不動上人悲心乎二三友生欲置我此山中比隣法座此三生大願想上人樂聞也

復楊仲堅

仲堅足下手札所砭會解之謬剖籓決籬可謂要言不煩微情獨詣不孝無敵芻狗之詬何有驪龍之探然不孝所以偶然集此者其亦有說大抵学庸論語

者聖賢說性命之書故惟上智可以靜觀如其中材
必緣指引故得魚而忘筌可也釋筌而求魚妄也得
渡而舍筏可也離筏而求渡妄也宋儒之葛藤窠臼
令人開卷欲臥者惡道也而繭絲牛毛旁證曲諭令
人循法而入者則功臣也若夫近世經生尤可悲悼
目不披六經秦漢之籍而謂宋文之弱并其理而廢
之則于鱗元美持文人之衡而彼耳食者也耳不聆
三乘淨名之訓而謂宋理之極并其言而廢之則了
凡開之作禪伯之偏而彼亦耳食者也況乎歷山川

則熟險夷經關塞則知要害披沙斯能得寶入林乃
可擇木會解者經生筌筏之書而非所以爲忘筌離
筏者設也不孝尚恨少年師傅未及從事幸而此道
有緣隨得隨拾隨渡隨離湊合之內無妨會通若少
年早及此事今當爐雪鴻丹其于玄妙誠無知極足
下尚以此書爲煩儻總摯三家全書並置几上當永
作希夷長臥不醒矣不孝毋謂吾人覽書當如星辰
繫于太虛而太虛不繫妍媸列于鏡臺而鏡臺絕相
故會之則成解歷之則成障此書遂能煩足下乎則

足下自頗矣夫宋儒訓詁孔孟已屬支離況又訓詁程朱非至愚極陋之人不爲不孝豈至此耶至于經世立言道本同條人非孔孟鮮能兼擅文學政事彼洙泗名賢記者列爲二科況程朱雖高尚在游夏由賜之下安可以此訾彼哉若夫象外之意繫表之辭不孝尚有詮旨一書自謂玄珠猶嫌在璞他日出一篇與仲堅覽之庶幾脫離寒障微賞惠施然惟以其能解宋人者能不爲宋人也足下有見不可不示不孝亦有見不敢不答總之道中索于形外勿以爲狂

述而俯教之

啟鹿門先生

先慈貧苦賢達迍世未有落魄貧兒生死抱恨惟是墓中之石乞靈文人揚九原之幽魂伸終天之窮慘而當世作者範執人倫先生振宗於霅上弇州擅襟於勾吳寵借片言便足千古頃已乞銘弇州先生而所謂墓表者哀然而標之松檟之間非先生誰能徵信者何者弇州先生特以一時臭味之投而先生故所嘗左提右挈肉骨而子姪之者也故敢抱不腆百

里而謁門下伏惟儔而次之然酸士作計非他搢紳有力者比即黽勉襄事非丞辦不備即賜揮寫尤荷哀憐肅此晢椽未罄

答范光父

僕數從他人問尊公殯期想此人亦不得聞漫然相應竟不得致執紼之誼僕不得復稱人爲足下友矣書齋初欲置山中避人乃當三竺九里松孔道車馬之喧無時無之不必知我而後投轄無名氏何從建鼓當是丘壑標榜耳然寓行於庸一語自是生平藥

石非足下無以得此既不敢爲流俗人又不能遵太上冲虚之途庸敢爲難耳近來疫癘相枕生人彫落觸目可畏而滕師開府公從海上歸十日之內化爲異物此公晚年日新精氣百倍無念不在蒼生亦無念不在賢士大夫之側每招坐談肺腑相示皆卓然獨往之理不意此公便爾長夜人之云亡豈勝潸慨

啓王元美先生

不肖下士辱存明公齒頰之末謬然竊負後進者與于斯文矜寵流輩有日矣苫塊之餘氣不稱志日月

云逝蕩廢千古若無通才恢廓神明大半沉冥諸生之業去理似近去俗日遠進無國士之遭退失名山之計六尺之軀虛寄天壤而明公精神自完緒餘應世模楷天下鼎鉉中朝遂使班楊卮𡖖命之宗韓范紬文章之技仰之彌高不知所托然且撝謙來章吐握不倦晬君子援上之戒釋小人未同之嫌如友人章丘令茅國縉者疏遠下吏遂辱過聽徵艮不肖用序厥美無偏無黨標準王路此爲顯陟百世不堙塈乎使天下之爲令者誠如章丘而知人者誠如明公

三五之業廓然可觀豈爲倿哉章丘人來非敢結私言謝聊申不忘之悃或其精白一念報稱明教者在日月之際也歆悅諸公嗣班范而起非不肖願力所及向承明公奬進過泥愧汗深矣宮墻尊嚴久曠問候倉卒附奏不盡區區請事之勤偶刻近稿卽向從諸公子指虎丘而社者不肖所媿諸生之業而已玄覽不遺伏惟憐教臨楮草昧不勝瞻悰

答萬公羣

每見足下則情致玄暢乃知消人鄙吝者非叔度也

焦茶年領清賞何以報德飛來泉石有時共之此時
第神往徑山耳

與項于王

近覽于王之文與鹿豕游與鬼神合二作六暢玄致
非但才美其餘或有執意成理斬生爲熟緣心性未
徹爲流趣所染機鋒未迅爲磨勘所隔靜虛以覯動
而順行使經傳無齟齬之嫌心口有相喻之妙然後
長短淺深隨緣赴筆奇正高下與時委蛇乃爲佳耳
大都獨坐則以心爲鑒出戶則以人爲鑒忌挾才以

强合防忽衆而成驕僕每自反亦或不免其在于王分數諒多至于講解經書弗明弗措宜審宜真好高之心猶不可有僕本淺劣苦無高足立甫于王心愛特甚豈能無諄諄之言也

柬僧澗音

雨中心神都鬱請與上人檢北山志書飛來靈鷲間佳處晴日眺閲也

復王逸季

山中正苦寂寂忽得手書及社中義纍纍琳瑯應接

不暇向從南中報足下書者僕亦忘其人并自忘其語矣其或以社中二三兄弟之督我而無以應而轉以督足下其奚怒之有然念足下兄弟亦殊甚札中所云三困頗微覩之爲太息者久矣而仲父之變則海內風雅之士所共黯然銷魂者况足下乎惟是愁困艸土中未及絜酒而唁也文人固自多厄大江以南此厄猶甚識者莫不付之長嘆弟人生百年幾何此嘆豈堪多有僕以爲辟猶鳳鳥之羣不雜雞鶩天道好還盛德在辛豈其然乎燕闒大吐英雄之氣江

右想亦楚楚而獨崇東南未必不令我輩連袂而起安得先驅足下兄弟也大作精英横逸鏤刻萬有房仲靈根玄箸超然雲際而王宇泰名理不乏似蒲團悟後其中有精三者眞足揭日月而行其他尚未竟讀要之必非人間世物珠玉在前覺吾形穢而足下漫然掩其拙而題之以渾璞善謔哉黄生傲氣不少以此益多則足下之過也選而登之木此宇宙大觀非足下法眼不可然文敝久矣要以經術風藻爲槩徵不師譎玄不詭正華不絢色高不揳才平不涉俗

黷不失聲庶足高映先輩恢廓大雅而寧精毋泛多者十餘首少者即一二首亦可若憐才太深明以愛掩或偏嗜所好不能割裁即使後生低首相下恐爲大家所嗤願足下主張之僕雖慈眛選成之後倘得寓目商榷之如何泛太湖涉弇園抵掌高論此興不淺然未可必當走書光父約之至則臘初爲期不則必有平頭奴相報僕亦有刻近稿二十首之數殺青未竟先寄八首玄池之刻洵奇而間以意減姝可恨嘉隆不可無選足下有意乎尊大人獎借接引之過

俾得比於人倫私心未嘗忘向以乞序友人傳文奏書今既數月矣當復有所啟附從者而上也坊刻絕少佳者奇士亦不甚得辱惠雜著之刻睹未曾有外劉抑之張成叔吳用修社稿三本附覽戊叔復有書胡玉呂未見其人而用修亦有書僕實浮沉之抑之稿有緣飾門人者其佳者則其手創不能逃 玄覽也

復馮開之先生

跋語百言字字舒金色如土佛木佛本非活佛明師

高倡便令酒肉人合掌先生之造化人至矣哉先此陳謝

與劉抑之

此時空有千里駒至矣老嫂徒飡否羼月不得一消息令人相思耳翁孤苦如昨貧難有加言之徒傷足下懷抱無益共業諸生六去其三心賞之人從我于陳蔡間晨起讀論語數章本師微言稍有曠世之合即勞褚生寄言存意朝飡後理米鹽事訖便據座高倡時有意表之致免百年壽鼓之罪下坐午飡小酬

人事進蔬飯尊人前時有舉案之慘不下咽然只索遣去耳晚看尊人臥隨撫視諸孤巳方入小齋讀快意書一二葉略破愁寂不堪便據小榻只求一清夢然殊不離顛倒也近來六時功課如此足下如何可一一報我

與張成叔

往得佳詩刺友人者不平之感當今之世乃有古道照人如足下者其辭悲慨雄放有靑蓮之致再讀舉子業佳作六首精刺沈宕卓然名家謬有一言之獻

總陳之紙上俟采擇耳不孝往來兩吳者什七據凡
而讀者十三拊心而哭者則無算其情可知今以先
慈襄事十月杪竟解維歸貧冗交集隻身百勞稜稜
雞骨不可令故人見也前諭人品既定在世俗之內
固可在世俗之外亦可此大妙明圓通之言然令滑
者爲之則爲愿人桀者爲之則爲邪俠方寸獨照取
種既真如足下所云無可不可矣明年以衰父不能
遠游姑與二三友生盟於飛來峋嶁間山靈最佳頗
足當名賢揮麈之談足下有意乎瑯琊王氏兄弟邀

東南之雋指虎丘而祀而不孝以請銘弇州公與之言以爲無東海張生不可也今爲馳書以上廿九殯先慈僕無賢豪聲足致甚東千人而遠友知已在百里外者亦槩不敢報令勞苦風霜中度足下聞之亦無及故敢以葬錄一冊奉告左右貧不能具帛惟足下諒之抑之形神瘁甚近於效孝明年聚徒如故消耗必多守内有無限事落落七尺以此坐疲得無過乎每思爲渠畫一良策而辛苦百端無能及之是不能無煩於足下也

與項于王

與足下涕而別郎勞苦大事巳復經歲事力盡計窮形削如稿不知者誤以不佞爲灰孝祗足愧灰耳足下向與玄甫約臘月杪當令長鬚囊文相証令且入春五月矣音問不至世事億變不知足下別後又作何狀玄甫素許淵湛今亦以忽忽多故不能成一字無事郎優良非虛語曹沫以一劒之任雪其三戰三失之憤此足下今日事文章識者自是難過吾輩固不當詭而求功然淡而能爲苦耶之烟霧濃而爲吳

宮之粉黛政國色驕盼時耳努力努力

答鹿門先生

不肖時有師心之僻每怪世之經生家露才弔詭膌于文章宗匠之旨深悔曩者刻意之誤而務思折衷于道其合不合所不敢遽信而明公今且題之以大羹玄酒黃鐘大呂有賢子壻之託而寵之登壇豈不勝沾沾而亦不勝次且也已而三復所諭科場應試之文如走馬泝流令人應接不暇此屬決拾穿揚之策所以褒不肖而妨其過以為賢子壻慮者甚至然

不肖有心不敢匿其炯炯一念以誑大賢惟明公垂
聽大都士之遇不遇有命而天之生才未嘗無用人
第枉其才而用之用之雕鐫用之詭令其意氣揚詡
差亦勝于聲伎狗馬紈袴之習揔之皆天壤浮游之
物昔人所謂異趨均亾羊者殊可痛悼故竊謂父兄
之所以教子弟者與先生之所以教門人當以醇靜
心體爲第一義卽次明白經術卽次博泰漢間之粹
而近道者與夫蘇之流暢程朱之眞實而就其才之
所近以自求其至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蔂而

行故子弟門人有鄒魯之行而卒未嘗不收風雲之略其罪在有司而不在學士其志慮專一可以成議擬而行變化而其父兄先生第日論其文之是不是不復責其有司之遇不遇如其是也烏能遷心易慮以揣摩不可知之有司如其非是謂之詭遇而他日居官爲理亦多有不可踪跡而與艸木俱腐敗者其始不可不愼如少陵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此詞人之雄作欺漫一世語而子雲之玄也亦子雲之所謂寂寂寞寞于世俗人者耳豈道家之所貴哉而奈何

以之自好且以嘗試于名利之場者乎然欲尊靜心體令如水止鏡明非必離家係幽棲靜室則不可欲明白經書義博覽古人之文而證其旨非艮友觀摩互生疑辨則不可決不敢以不經之文不類之友爲俗師自誤而遺門墻之玷也乞明公以廣大心采末議而必行之而他有才子弟潛心斯文者即貧士亦爲收之爲千里道遠之具不肖當慨然如命爲王守溪爲唐荆川爲顧中江皆吾家藥籠中物矣雖然藉以三子之文而出于諸生未遇者之手恐世亦未必

有九方氏也仲尼不云乎狂者進取况既有來約爲計艮遠明公勿以爲迂勿以爲不孫丐熟計審處焉幸甚

答茅薦卿

客歲數從馮開之太史處訊邸報而後知足下之哀賜上御史臺也喜不可言縣令關一邑安危御史係天下安危拜官以來便須具赤心鐵肝赴之矣十三道按故事所上者第彈射小臣及風聞不切事塞責而已竊願足下勿爲也書生無言路有言禁賜臥榻

中所耿耿胸中者當今保聖躬在寡欲定國本在建
儲通民情鑑臣隱在親朝抜逸善去媢疾在振紀綱
而未聞在廷諸公有力爭之者朝陽之鳴千古矣足
下有此伎倆肝膽否近鍾文陛過看予病云惟近習
壅蔽之難決而九重之未易達予以爲此不可口舌
在相機爲之耳不佞翁自四月辭館餐五月以荊人
隨亾姪女生人窮途備嘗之已極矣而七八月完殯
事一身百憂煎成脾疾而下血痢者累月不休遲年
翻覆更甚幾作行客抑之驚而渡江與二三兄翁欲

圖吾老親孤兒之托此其光景如何無念足下千里外即幾乎作隔世人矣今幸存人氣可掖而坐然未復人形大事則無恐耳黃生在邨運中如此作楚七尺落落且聽下迴分解也一嘆一嘆今年赴老伯之招候體小勁可赴當在二月初旬通家子之禮弟固當然而師傅之體亦須兩全其中委曲毋論足下當量作數字遺叔季周旋之耳新病有謝客絕書之禁而足下使來情不能已強爲抽脫發之神情大敝不能多及札前數行萬千留念自矢明時不再壯心易

彫惟自愛愛國不盡

與陸從甫

吾道之厄而有燔詩書者天網不疎彼燔者何漏之有足下請別爲壇兼出昔人所賀王進士失火書與二三子讀之一笑

與葦航法師

不孝共罪通于天以禍老母而歿於九月之三十日也一日九死恨不足贖儒者之禮不作佛事顧念老母生平尊奉三寶修持六時豈忍悖之而應俗凡僧

浮口作誦無資淨土祇具戲場不揣仰伏佛慈俯恩夙好懇我師登壇宏開濟渡并請介如師輩一力同援三七四七之間惟師指示至期焚片香以迎也

與羅玄父

切情之境最不易攝三四月間兩遭知巳彫落之感心魄幾碎益思臨喪而歌非古之達人不能儒者謂其不可以訓故命之曰狂耳昨見去甫皮氣清減一切自愛家山不必拘係從所好可也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語至此山為佳

終

寓林集卷之二十四

武林黄汝亨貞父著

書牘

與范光父

别足下後勉襄匹荆之事盡日勞苦中煎成脾疾釀血生積一日九起追思無病時饑餐渴飲便是方壺圓嶠中人功名儻來文章浮物其於七尺肉身初無關涉眞在不得已而應之頃巳操慧刀暫斷此魔掉身入靈鷲山遠峰在眼白雲臨窻松稍落韵泉竇流

舉倦則握牀起或啜粥只數日間五臟六腑渣滓頓盡病九減七告於足下不可不知此味也

與歸季思

別足下來不勝伊人之想松風謖謖披拂清恬之氣如吾季思一牖耳而孤所最倸不堪懐者別足下來八月復有亾荆之痛我輩非情死者然不應天之降割如是嗟乎何賫生爲耶季思青雲迫矣養氣勿厭事以操其神明身世非兩物也孤如不即作死者吾與季思可以相證友人楊仲堅來託之八行萬斛愁

緒非言可授

東于王茂實

使返有所論駁于兩君之文然否此物殊無關六合之內太上棄之其次姑用之而復棄之不能棄而復輕其用以至兩惧此最無策當七雄之相戰而狙詐也其變如陰陽小蘇略用揣摩而郎弄之股掌之上無發不中橫印如斗乃欲于此道中蠅強人間而日吾不爲舍所學而從人迂儒哉吾今而后翻然矣近所作頗覺飛揚流麗可以無忤于俗眼而流心讀之

其爲吾者自在每與玄父輩談及一大笑罷耳恨兩君不在座也李生太冲之母孺人月中其五十春秋李生自爲述欲我輩贈之言向曾聞于兩君今已爲草一序成矣酌金罍而進之可也暑氣銷骨恐不得過李母爲壽禮成遣一平頭擕之建溪持吾書而后致李生秋凉時當重索其河朔飲耳

東語溪職公

公朗兩詣我問疾我尚跼蹐牀笫不復把兜羅手爲恨自後弱骨往來若雲間喘息每念生平幽莽如公

原缺

朗師弟似孤雲之踪邈不可攀鄣郡阻江絕谷宦迮虛懸褻兒一衣帶水迢迢九疑何可言也莫揚方嚴生辰初意身自爲祝因得假晤函丈了一段佳話今復不能矣蒼頭之便書雜咏十二章公朗臨風歌之六度經一冊并供秋色薦凉清言殊快八月抄僕或從家問返棹語溪不則九月中公朗從穗水之舟如何莫勝處壽章筆筆有稽河南之致此若中痊拙之筆公朗不可不一覽近作宦書示貝葉數紙使我去

公朗不遠

與茅鹿門先生論刪春秋傳

覽明公所示陸生抄錄春秋四傳首本其間刪削折衷去穢通理可謂朗鑒鴻裁型範百代非獨家世之業而已顧其中尚有可議者不言恐拂明公芻菲之采言之恐失小子將順之義然斯文所在自信人信狂夫之言聖哲所擇請盡言而無誅可乎夫聖人之經立象以盡意亾如易立法以盡意亾如春秋故易微顯闡幽春秋本隱以之顯其旨甚遠四傳羽翼互有短長後世讀春秋者學一先生之言各有偏嗜大

都以文則左以意則胡然文緣有質而生法自無意而立故法平而文核文勝則史法過則刻故左于聖門爲浮史胡於聖門爲餙吏故惟靜虛無欲衡鑒平物然後可以贊游夏之辭𢭏咎繇之刑用生爲殺法不礙意後有作者折衷于茲此太上之旨質往俟來仲尼所亟取百世不易如博雅之士包羅羣品咀英茹華祇以文辭不貲程法可者與之則空錄其全文支離腐漫則宜剷其全文蕪𦍑略存膚殼流浹脉理如人姸媸修短各自成體若欲斷句成章裁其所近

自爲一家如匠氏削木煩簡獨任叅伍爲變不名據
奪未有存其姓名書其全文而或離前絶後又復中
斷譬如有人去其一手一足一鬚一髮即臃腫遷篨
亦同支解不得成體夫删繁就簡其功似鉅畢之一
百爲誤亦多恐上無當于聖人經世之法下不協于
文人博物之識中不成乎先生一家之言若取舉業
經途其中删削更有可議明公當世文匠片語所出
人誦金石以此傳之子孫必將流播海内延及後世
信述固多疑誤亦起不肖寡聞淺見恐涉妄誕不足

傾聽明公以爲海內之大百世之後而無人乎伏乞
虛心俯采再加叅駁或全錄或全廢使識者可加而
無議乃爲得耳令郎年少淺識固不足據徐察其情
未見深嗜夫其深嗜者尚未浹心若復介疑似浮錄
無益天下之道天下公言之況既謬託師傳關學業
所關卽言之不當萬無可隱如明公獨見自任謂斯
文在茲不肖亦宜閉然而返矣

東李玄白

春以來眠食漸強而病骨尚在不佞自知之又復作

客時多羇愁忽忽之懷不可言喻然何念不在玄白
也得季夏惠書兼讀近作十首不但小慰離索亦喜
玄白遂至彼岸擬議能變嘆服妙才所云宋人書於
門牆階級一一循歷未郎堂室中語於道多功然亦
多誤茂叔開創得故起新遂稱作祖橫渠精思亦多
研心明道開言下之悟子靜得象外之宗堯夫究竟
有著而亦獨闢一方惜哉晦翁煩心落解吾輩童年
承襲致恐所繇譬猶乳媪顧兒推乾就濕盡日辛勞
難言一體未為同極尼父不云乎下學而上達乃知

上下判隔卽成偏門以此權衡宋儒功過可案矣至於舉業之文聊云靑紫一路誠不必介不傍以爲門無二法變化自我如以父精母血沿門效顰又或別索玄微談禪稱佛則仲尼不歿斯文在茲歸而求之亦何不可夫富貴儻來百年過客儻造物無權吾生可擅僕與玄白蚤已橫印如斗薄江海而覽山川矣此言勿復聞於俗子秪增吾妄誕罪耳

謝羅玄父

但領高情饑飽一體如傷事理彼此求安僕能勉慮

在陳之厄二三子不失絃歌之美便與千古青山生色何必重相照後爲禮完之勿煩再枉是諒

寄蓮水吳子野

足下既游泳風雅而沖氣內蘊意見者移如飲醇何況狂奴能不心炙狂奴徒以骯髒之氣闊步天壤不有君輩在躅踏久矣近抱何似當微酣糟丘高臥南郭促眉而烟視不知四座間何者爲主何者爲客此際乃知予野風味愈不俗耳不佞轍掌試事茲屬小定尚未得入山脩攻戰之具長歌短賦姑讓君輩三

月之後而報敢毋相笑也

柬劉榔之

許然明冲曠之懷殊寡生產弟近作書薦卿云目下游道日後居停能爲之晨一籌乎足下不必言也夫今之詞客山人必雕龍繡虎猿心狐尾磬折上公呵叱大人而後得意此可望于然明哉足下能以八月何日過乎呦呦鹿鳴鼓瑟吹笙足下須及此時適可快然矣發書以牛女之夕殊深感結

柬王百穀

山中一夕話豈惟頓生清虛卽如聞石刺史公行事何必執鞭往代固願一望見之而私計諸公非簪紱之英則烟霞之逸僕不幸中處其間似難側足中心藏之已耳五大夫之侀先生豈其忌之卽以石公所以護虎丘者語吾郡公何至今九里道上沉霾益也醫者馬君手卷一僧文池冊葉一景山扇二已擇選乎乞還之外墨林畫扇一是老父者老父號鶴洲幼于細書扇一臣不佞者併乞法書勿厭其煩幸甚聞之勝公月夕將復垂盼此山臣不佞且爲大夫附五

斗酬先生矣

寄茅薦卿

天涯兄弟懷思曷已惟取生平有用之言彼此記存亦千古一夕也十八日中丞令兄過寓中得足下手書及李師書而先是初九日郎聞天官過堂語爲扼腕係獻者淡夕矣天下事不可知者如此章疏之政毋論識不識以爲古之循吏而主者題之以不及璉水之歸二三知己以爲仁人孝子之道而世人造咎以爲失策謂茅御史若在必無此事嗟乎亦愚矣夫

機詐陷穽何涯之有所賚貞心達變之士盡道于巳聽命于天聽公論于賢者聽浮言于不肖而御史縣令天子之御史縣令也方其得之也視官如家及其失之也則視官如寄如家則無曠職如寄則無鬱志士無屈而不伸數無往而不返足下試論古之鉅公名賢而有不遭坎壈遷徙者乎賢者如陽明之龍場親者如老伯之廣平而世曾不以此少損其才望則今日之事眞不足掛達者之胸次所爲足下深念者老伯氣盛而年暮卒然聞之恐微有鬱憤之疾如足

下不能自解則何以解于老伯平生學力消長端在于此一許敬菴先向胡以見謫而今何以稱公義第一也則足下定知所處矣

復茅薦卿

孤山對話杯淺情深即此可稱片刻千古別足下來雅俗交涵茲且入靈鷲山中以六月息忽接手札與揣之來語真昆弟至情丘壑奇致于將莫耶出之百煉它日且横行水陸間豈必悲愁發孤憤淚書怪事作後世笑端哉炎氣方酷不可一日無山水晌嘍蕉葉

一片復自媚人而太倉王逸季逸韻高文倘托微莿實以不佞命百里之雋狂論溢發此際不減河朔夫秋清凉不必借爽林間請從足下謝客閉關了此快事耳足下經世間學微與不佞小別此間更得一二佳士受書談稅付托麈尾即口業薄添亦有名理之樂或旗鼓小窘以足下爲堂上人更自辭耳章丘伏闕者數百人民之秉彝良非虛語世且多故王明並受其福矣

復吳用脩

懷足下意非楮墨可了彼此窮愁亦復默會姑與足
下陳說兩境泉聲咽石月色當戶脩竹千竿芭蕉一
片或探名理時對佳客清曠則弟蓄嵇阮飛揚則奴
隸原嘗蕭然四壁傲睨千古此一境也采薇願誅辟
纑不易內窘中饋之奉外虛北海之尊更復好義先
人守雌去道食指如林多口若棘風雅之趣旣滅往
來之禮務苛此又一境也兩境迭進終歸擾擾半是
阿堵小賊坐困英雄耳吾與足下俱不免故敢及之
此未可示俗客也

復鍾文陸

此時仰面日向官吏自覺可憎來諭以平遇險良是有道語然佛家亦有云以不平破不平者但不能爲險耳市中有虎傷人必多生無叔度雅量固不能讀百忍歌也

與姚元素

三月別足下卽策驢出長安門含砂衝風面目黎黑歷會未有苦此時懐思足下已如蓬萊中人已在蘇常得甲第報乃爲足下及仲堅恨小紺臚唱六月聞

邸報而足下已作天祿石渠間客矣爲大喜欲狂者

久之翁賦材淺薄志氣疎放當是丘壑之侶切念以

西湖山川之秀獨鬱人文里中馬嚴兩公高選庶常

先亦有聲而後復寂寂良玉在璞爲瑚爲璉琳琅禮

樂之器崢嶸廊廟之材非足下其誰屬也翁歸貧日

甚生平骯髒之骨不能俯仰足下與仲堅周旋諒亦

聞之人之患好爲人師不佞恃三寸舌作生計則有

時乎爲貧耳甬東劉抑之高行君子夙有時望今乃

爲吉安司理而仲堅爲安福令此兩君者誠所謂金

相玉質足下想亦熟其人矣槜李陳孟常與不佞屬文章之契其人有朴茂先民之風諒在足下鑒存然聞於足下亦知吾輩臭味不隔也

寄吳行之

頃得季思兄書兼晤去病知吾丈以此月杪歸休心之餘綢繆人倫融融可知已足下天性澹漠冥脩象外甚逢人每稱說足下非近世文藻之士所及而門人茅孝若從甚游已久明年虛左席以尋賢者之鞭箠又幸同經術此夏侯勝之所以低首濟南也幸

兄卒許之

寄羅玄父

久行塵勞中令人形氣俱折差有方寸如衆崩存白可謂孤危月下送李先生行昏昏夢夜與玄父別去次日泊璉水與薦卿晤又次日頓書知白齋中此齋高朗空濶儘可肆廣長舌說三千大千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則去靈隱漸遠不能不生過去想耳薦卿厲意書史搖唇腐舌甚於經生僕有懶病大見拔除近與之促席論易于無趣避中小據名理便覺王

輔嗣爲頫薦卿習尚書者無夙暲時擅主賓之勝此際若有玄艾一座者更不必别問子雲矣但不知玄艾日來在山探珠幾何亾年幾何于雅于俗孰肥孰癯悉託褚先生作抵掌談可也

寄焉聞之先生

是日月夜送李先生玉峰之行隨放船下瑲本矣此間即無松濤泉韻足敵名山生世外想然薦卿下榻振響如并陘鏡師風氣直上玄朗肆廣長之舌于野放頽然之致玄箸酬答不廢嘯歌視向者纍下入是

非寧日中與無藾子從橫差不惡耳先生東山之駕以何日發此行去帝座不遠然去我輩不近虎丘月夕最少不可無三日飲萬千刻期即當同薦鄉輩飛小舠趨之先生夙抱冲襟海內瞻矚斗山亦復不淺偶閱金玄朗東未單車僕被抗足西濤數語不可謂非門下忠臣也若見龍在田爲雲爲雨自是先生意中事無煩緩頰矣

寄沈觀頤先生

書生伏在草莽每閱邸報見叛兵勾虜盤據夏國大

是西北之憂又聞士大夫往往談倭奴入朝鮮所在
安堵有窺遼東而斬左臂之漸此其憂且甚於西北
至尊晏然深居而相君遂生紛紜之論將帥散易士
卒不用命此危卵之形也先生擯寂廿餘年而慨然
命東山之駕蒼生瞻矚在此一舉起迹清曹特循容
寄諒非所以居大賢而夷王路也當先生登車時偶
敘郡一門生至遂不及追祖到今悵如忽枉七月廿
九八月十三日兩手書及與莫觀察札于恍同晤對
具悉尊旨遽作書致莫觀察者附來使往矣頃老父

忽中風疾差幸無恙然遠游一念已不敢遂仍當結
業靈鷲山中耳

寄劉抑之

六月許生入燕附八行九月仲堅歸云未曾得書則
足下可知驟然驚聞長公事是渠何病而竟至是權
裂手足痛心痛心生無千歲而并百憂凡在形屬莫
不忝忝而足下為甚每當一順必參一逆此政小兒
見弄處所謂達者循理貞時聪然獨行玄珠在盤無
方不圓斯能弄小兒者矣足下為理仲堅作今真百

年一時領足下金堅而礙和仲堅玉潤而鮮斷足下
操其太阿仲堅條以衆理便足方駕古人掩映流輩
三公九卿與負擔荷鋤之夫初無異種世人不解漫
別貴賤要以不失本心爲天地第一義此但可對足
下言耳足下獨立之操堅于金石此不必言或偏性
成執任氣隨流必光照靈臺運行慧斧昔滕師每言
賢者之過是中多錯此于吾輩最爲頂門針也面陷
未能謹條其槩以當韋弦一曰惜精夫精者百物之
液不用則與物隔太用則爲物傷豈惟受傷反生疎

漏每見足下運精太過非但事關綱常人列賢哲剞心析肝靡有留借即毛髮瑣尾亦務過情勞苦周旋每無暇思故近年以來神理雖勁形容稍枯知者見聞莫不云尒夫百里九十前途政遙中年之人豈宜坐耗故因物照物則輕重大小運而不勞生生無窮資始羣動不可不察也一曰虛中吾輩之病不在隨波逐流在于疾惡太嚴信善太過每使不肖無回新之路智士生匿瑕之端偏執我私不受人益拂人逐我爲害彌深今之仕者但知不受請託不接士夫爲

高不知人情不通言路不廣王侯之尊亦多窒礙何
況官吏但以虛明爲鑑以士夫爲形淸鑑獻形則嫫
母西施畢呈于前卽不時交接何損至公此滄海之
所以爲百谷王也一曰寶慈夫上帝之德好生爲本
司理刑官所關尤重昔緹縈有言死者不可復生斷
者不可復續每一覽及便爲惻然夫廉察之官威明
之吏奉法秉憲擬于鬼神然每聞恃廉用威鑿斷太
刻近闕壽命遠貽子孫此其爲害何可不愼夫按院
者　天子之耳目司理又按院之耳目官司賢否閒

巷豪奸必受咨訪熟含沙射影則無辜受殃聚蚊積
羽則善人銷骨又況按院名曰秘訪而實陰爲推怨
之府權則自歸怨將安往頃又聞之鍾文陸云有賣
訪有買訪又有窩訪之家買賣爲兩仇之家而窩訪
乃衙門之積其家必隣司府其人必出理刑漸咨漸
下勢必詢及設假則多方詐害認眞則無限牽連未
能示懲先爲逞毒近有名御史某者必首于理刑屬
嚴法一二窩訪之家而後行事此亦一術也以後願
足下每遇訪及必以惜才惜命爲心不幸齊阿可烹

正卯空戮首尾洞見雷霆不收殺一生百不妨慈端一日證實夫貪饕勢利志士不屑而近世士大夫之賢者以詩文道學自據高座道學一家江右爲甚專門聚訟議論繁生名以之起謗緣之興須知道從何起學從何名訟獄刑書攙位立義不必標榜不必聚徒如其方寸獨照尊賢育才古人所謂父事幾人友事幾人折節委心亾非實益徹此一念千古可師以上四條皆度足下所欲聞及不佞爷所欲言者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省納其愚何必接膝至于不佞近

狀則足下把臂仲堅時可以周知大都名虛交廣入少費多節務自完用常不給其所苦也頃者與薦卿輩精析名理馳驟風雅而同調之士承虛不乏眼無俗客門無俗事其所樂也惟老父八月間左體忽中風疾今雖小愈勢難遠離明年僅可爲壇本山以聽四方負笈之來而未必如意則樂少苦多無可奈何矣薦卿尊人尚健乜窮意欲其暫出而論者復不易言足下以爲何如國家西陲巳荷無恙而關白此歲橫行深討倘踩踐幾輔則切宗社之憂劫掠東南則

生桑梓之患小人之計不過藏身國士極思所圖救世如何結場如何定畫足下豈無借箸請纓之想乎足下仲堅夙稱石交未入郡縣士夫共知不必毀方不必避嫌同心奉公可對人言民瘼友誼兩可稱述萬勿習爲虛文顧慮浮議以損獨行之志以開可指之端也外舊札一紙扇頭詩與薦卿並書俱代抵掌郵筒有便無廢往來況仲堅之羽時時可假甚便小見可作虎子之䟦薦卿亦有鳳毛之種莫田消息于公何如

寄楊仲堅

生平昆弟之交梼巖結綬分飛天涯盈盈江水動卽隔年乃不得杯酒祖帳申繾綣之餘歎黯然魂銷悲何可言惟是銘心片語千里一席拔水奉歡請玄測雅者弟之事也戴星鳴琴撫摩黔首者兄之事也然足下仁心爲質冲氣接物民之父母無媿斯稱所慮者損眞諧世岐足中途調琴絃之偏柔執太阿之專斷率平易之衷行姑且之事便非賢者第一義耳至于柳之兄天性獨任世紛無染每與萬卿論二三兄

弟中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者惟吾柳之第恐執侍倚物則衆願難調彈眞泛應則精神不繼惟韋可佩惟水可師和而不同在足下耳榮旆將以何日發小詩扇頭奉勸把握雲履一雙願足下馳騁王途旺以爲贍萬千哂存

復董伯念

不佞弟非有好爵之縻而足下彌深緇衣之好使命之辱至再至三斯已勤矣區區之私所願執鞭賢者掬又過之往在壽李道中還命時尚冀請之老父與

二三子約諸篋以從顧老父以衰病殊不欲去麾下二三子遂定靈山之計五日前太倉王逸季亦期過就此山業又許之自媿蹉跎不斷以至今日似不可回矣嗟乎寸心不亾白日尚在夫鼓刀賣漿之人耆匹夫之餘俠尚足義掩千古然生靡他況乎文章道誼之契若不佞弟所受知于門下者其相與𡨴有量乎詩有之還君明珠雙淚垂不佞有心實似之願足下亮察

啓許敬菴中丞

海波政沸天下且騷然抱不寧之慮自明公拜閩之
命非獸闘之膽部開布肩睫即東南接省窮海之陬
亾不舉手加額謂天下有許先生天之有柱石而地
之有綱維也某書生無關當世之計獨聞　廟堂遠
而與東征之師竊危其孤擲又遣游譚之客竊疑其
孟浪惟是明公負韓范軍中之略干旄所指坐揖人
心静以應動重以馭輕天下之事諒可游刃而解此
爲大喜欲狂不能已已者耳纔從山中聞行旆之及
卽爲杖策而郵人且報明公急渡錢塘矣不腆幣藉

非敢云禮以將寒士千里之私伏惟下執事輾然存
之外滕老師三公子以任子入京師而其尊眷郎攜
之武林且云其僕有虎其族多狼某且慮夫四公子
三尺之孤何所藉以為泰山而彼蒼且有造于滕獲
借明公之重以臨之不知三公子曾及登記門下否
也某竊念滕師千秋之託惟此四君其家旣無可倚
而可倚者未必可常明公尊俎之暇儻及于中擇賢
士大夫之挾義者托之葭莩以固百年或亦足以銷
強宗而增弱植也明公道義之重上干靑雲何俟不

肖之喋喋爲者情之所關不覺傾露至此亦惟少垂督焉

答曹周翰

尊王父之哀二三兄弟莫敢不哀度無寄唁禮故不能附伯霖往且欲有所期于二三兄弟則伯霖能言之伯霖幾作郡還近復作天使而乃東入海去不佞正朔而將挾扶餘之氣曹小國迺能無懼乎一笑溯上桃蕊微出小紅迎人伯霖既去足下又復縞衣冠而處令人起恨

答楊仲堅

師歸尚不左桃花之期洵是一快既承大翰復勤細札躬兄之懷溢於墨楮夫足下仁心爲質氷雪爲標即此一念已足不讓古人而所謂閱歷生才叅伍生慧二語𤫊見足下近來之詣然閱歷生才而才又有所由生叅伍生慧而慧又有所由生總之内證神明獨往前哲民情世務循端而見至於當仁不讓爲善無忌如奪陣之單刀斷魔之慧劒以此爲正人𦙍耳老父自去年八月中風以來手足不仁脾胃亦復作

戾貧兒無以爲養眞如恍惚風燭間所乞憐者彼蒼
而已玄父靈氣日上終是吾門子淵注情足下亦復
不淺

答胡休仲卓去病

棲水衣帶而去兩足下邈然天際也不佞亦豈其無
情往返吳興之日語所謂行者赴家惟是冲襟玄箸
未嘗不恍惚几席間耳金不厭精玉不厭瑛兩足下
各擅之而此中相證處在語言文字之外又非近世
負才者所有八篇之義領略良多微有陳旨綴于篇

末大都精嫌氣結璞嫌理掩兩足下想聊而笑稍遲郢人之風此不可思議也何時訪我靈山面談最暢

答卓去病

日者大篇之辱足下不以爲毀玉而取以爲攻玉何收之廣也柔巷上人偶以因緣索我不已僕不欲應之以無情且重以來命聊綴蕪語以竊比于太玄爲語此僧此一勺水涓滴惟汝河海惟汝僕不能代爲沿門也山中有茗以俟與到休仲兄附致

答介山和尚

僕輩不能作佛門金湯斷不敢作道塲荆棘前者之過實欲以平等心行和合事來札所云相嫌慢去非但僕素欽公卽二三君子絶無此念嘗由仁者自爲動心或從傍人誤作飛語耳要之世本無事以疑心迎之則杯蛇兵草何事不疑以虛心忘之則聚沫浮漚何機不化故廉藺可爲雷陳佻警無殊骨肉火不燒空波從水滅吾儒所云萬物得所之道亦公家究親平等法門耳儻賜記存涓埃之補暇日與公一笑論之倂領未聞之敎不一

與耶溪法師

肉眼也而翳炎成疾昨與薦卿往復譚柄神情彌愜旣接雲翰嗣受雨爽如得空青三昧兩睫間忽炯炯色動矣侍御念公特甚昨夕尚約偕訪與晝頓爾返棹僕亦聽之耳初九十際可相過爲語衍衣竹粉莒相避也偶見高足所語方丈事僕妄欲釋之語所謂人得之而人失之不安於此間又立一案高明如何

與馮開之

檇李之夕蒼茫而別忽忽若有所失不獲奉至人之

言者三序矣海内交游襃臂相遇者往往而是里中可語者僧霖然明而外不復多得然自先生振木鐸而南僧霖去弇山之園不肯來不奈入闤闠中如失羣之鴈孤鳴巖谷間藉先生之靈負笈之士若而人俱足操觚而奮折疑證玄可以付託麈尾者玄父而下四五人而已以此差強人意聞於先生亦猶扶餘夜郎之倔強方鬭而河伯之自多於海若也家貧老父衰病日甚又復旁午應接而不能作俯仰之色殘戶處女廢寺孤僧所不悔者方寸之内其技無所用

之耳祭酒先生尊嚴若神近聞低眉琴目交融互出
冠帶之士蟑列雲集低回而不敢進而質經問難者
獲領慈旨虛往實歸嘆未嘗有先生之樂可知抑念
靈鷲山有窮措大傲睨諸生間或不免以盲引盲而
意不滅南面王者乎嚮嚄閣上建明一語不肯每私
歎先生此出非草草者　廟堂之福東西操戈乍見
偃息肰邊塵可扇海波易揚倖不可屢福不可常善
後之計當復何川君身國本兩者元氣呼吸之際自
非有道先生抱赤握機太平之理尚未易言也士務

氣勝而不循理文務才盡而不識心皆賢智之過道術之敝頃者誠不出先生陶冶中矣勞思之深無從寄懷湖中偶值便行之便捉筆草布語多不盡

與虞長孺

不佞至愚極陋無足寵于交游而又不能成枯槁之形名流所駐動輒結思至如足下含靈搜秘契冥千古吐詞深微標韵高遠不佞每歎以為文章之瓊玉人倫之羽儀即接席日踈而神馳不倦然足下每棲雲杭石寄意無窮之門令我輩不得握手而進何天

之銜而巍巍如是哉夫宮賽華露議論浮雲其來乘之無心其去歸之鳥有諒不足掛高人胸臆閒獨怪至人者吸呼元氣而足下善病不解豈至精所結不在世紛而亦有不忘者乎抑托此避世而著玉笈五千文也山居多暇時從卲山翁狂論攄發情之所鍾不能使長孺不入抱懷因山童之遣布此區區云耳冷泉有緣足下幸一過之

與沈京兆觀頤

以廟堂之靈西方既寧東漸于海而杞憂者尚惶

憧于波臣之伏戎閩廣諸處不可知浙兵驕情而不
爲用緣陽餙陰赽無以相攝其氣已散而將官進身
非由閑練勢必如此聞新中丞負義知幾保障東南
庶幾賜之矣山川出雲見龍在田夘念明公定性冲
襟出靜用動甲兵數萬而尚未斑其一縣樞衡重地
行必歸之先生草茅知巳且爲天下鼓掌也士負氣
而不循理文務僻而不合道此猶賢智之過滅義假
道以塗世眼其計獨深歷事以假合念從眞生東坡
所謂匹夫匹婦亦知廉潔忠信之爲美者洵名言也

下之人以假投之而上之人以眞收之譬猶入治之
鐵臨鏡之像歸籠之藥物物皆肖矣此先生今日者
之權也貧士在山如處女當戶不敢問門以外一事
唯二三負笈之士仍過靈鷲析疑開理小有玄乘蓬
門瀟瀟庶幾無墜風霜之氣以對宿昔提挈如明公
者差不惡耳莫公矜節之士却書信心政恐名賢不
必爾爾然大非俗流也德音久遺懸佇實切惟貧與
懶習候問爲疎雲翰紗展墮空谷中旣銘中心復佩
下體感愧俱集矣

答曹周翰

前覽兄之文精横而豪快近得兄文讀之更多雋拔之韵卽以此壓倒世人可矣或不免以浩瀚之氣浮逞之心行之皆緣兄才大而氣高才大故按筆卽是而乏精沉之想氣高故睥睨流輩而厭法度之說弟每謂此道雖小足以欺人非謂其欺至愚極陋之品政謂其能欺英雄耳何者聖賢傳義非以爲文義多精變非可執一非虛心循脈證古御今以之博高第則有餘以之論文章則不足老蘇所謂雖以生人殺

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非欺我也兄之
之佳可以名世者弟已揄之揚之或未能盡其描虛
則不惜彈射以慰兄虛懷下采之念亦謂朋友之交
宜於直諒其言之可不可兄之然不然非所敢知也

答周茂實

不自意因仲堅得當足下投生平之分昔在燕中亟
論剖心析肝摩盪古人即高文雅謔淋漓几席間非
事任俠酒人粗豪之氣已而仲堅成進士歸足下相
過高秋凉夜揮麈行杯惟吾三人者從横天壤詢是

生人不易得别去天涯又復三秋矣每念仲堅此行和平致理其王潤本色或小拙鋒刃遲於駘然之解不謂振振乃爾賢者固不可測耳足下不減仲堅之潤而眞懇過之顧懷抱間未見有灑然之致爲文精研琢練善於摹勘而或未放開天性此區區一念所欲爲足下它山之石者如何如何非窮愁不能著書此文人之言動心忍性增益不能此賢者之言蔬水枕肱樂亦在其中矣此大聖之言顧吾與足下何居焉不佞之壁立甚於足下老父之衰病以老想大不

敵老伯之精銳而斤斤處女衿褷之好又與足下同

彼亾賴子送窮遣愁推而置之何地不佞今年爲壇

靈鷲山清泉怪石差解人意負笈之士可二十有五

符於天數上談寥廓中搜人事以繕筆墨執經問難

小暢名理之樂以此傲於足下耳

答范光父

浮沉岐路遂亦千里然與二三交游推轂才美未嘗

不搖搖從足下於河洛之間也殷生亾賴夏間書無

從得之雲翰再墜披柬見事如奉周旋快甚環邑皆

山則烟霞衣褐冠帶絶少則清虚自賛治以不治則
飲醇而理游刃未全小見雄割眞足爲足下鼓掌矣
世態魍魅途轍萬端變化合道之士未易輕論要以
天性受命寧偏寧眞慨之則綱常在任不則硜硜之
行無負寸衷改玉改步諒足下所不爲也不佞近来
仍據青氊一片於飛来泉石間負笈之士僅足當仲
尼七十之半蹈方履圓闘西自命比於足下猶然小
巫耳文章之徑日趨淫邪青衿跳梁所在而起重名
檢而名檢爲兢端講道學而道學爲謗藪嗟乎天下

誰爲引其咎者此難以口舌爭也語文則先六藝語
行則先五倫此腐儒唾餘不足以獻高明而古之賢
人家脩官理卒無有易之者願與足下終身行之詩
有之少年識事淺不知交道難生平石友全之甚艱
深惟每爲慨然足下自愛而已小兒六歲解讀關關
雎鳩矣復得一掌中呱呱初乳辱念言及顧生以作
幕中之客遂忘故人乎血氣已定兒尚無母使君作
商城召父乃令虎臣抱亢龍之悔何以雨露之僕貧
士此事諒不能有勳矣一笑

與劉抑之

八月六日從仲堅使者得足下書數千言披情列事眞足當面談矣快甚快甚先令兄歸還時不及一辭酒賦些至今缺然棄覩無良者似當投之豺虎然張某之遣是也人亦有言小人勿用優以金帛可耳書生臆說曾何關於成敗而仁兄記存不輟此見虛衷下體之采何況行道之口碑士夫之藥石乎來書所云人能諒吾眞亦能罪吾率直道而行理所必有然人能諒眞不若吾之自諒自諒則金石不磨人苟罪

率不若吾之自罪自罪則偏駁不作大抵眞從性生率緣氣用對人臨事稍能靜觀虛出自無任氣率意之病矣此間多先進而賓名檢乃君子爲善之助但庸人之浮論易非而賢者之淸議難一謂皆傍理而出其中實有短長相兢則生事端調停則違眞是靜正用和勿以口舌爲解可也汪公曠襟朗鑒臨事擔當同明相照可荷天緣但一郡之中雷電並耀醉心折服者固多彌縫伺察者亦必不少喜怒愛憎之間語所謂順風使能賢者不免大抵宜互防偏勝相救

不及卽如石楚陽先生峭直不阿吾輩所謂嶽立而風裁者然其摧強扶弱尊賢嫉惡亦不無執意尚氣之過此最不可不察者至於足下之分別有過共存有善相讓爲人已兩善之道經不云乎同寅協恭夫同寅非同調之稱協恭非協才之論虛心敬事協之乎公平而已勿以無掣肘束濕之患用斷而敢行之心也讀宥廟祝文豈惟司理自上下下何官不宜人臣勿欺誼當如是西昌之親民分宜之讞獄爲政如是鬼神護之歎服嘆服司理之職不專官評而舉賢

察能難曰非理不佞矜則未嘗爲官肰私心度之官
評之與士評一也語出風聞人難遙斷賸牀萬端毀
譽百出誠如足下之所憂矣肰絜天下之公是則以
善者好而不善者惡爲衡培吾心之矜疑則以善善
長而惡惡短爲本至於握手覿面見色察言鬚眉顰
笑皆足諦觀精神獨著莫妙阿堵此九方氏之所以
善相馬也足下以爲何如清丈一節似非職守而恩
怨易生狡猾無筭度非足下所宜肰書云七月終有
事此時想已任之矣首尾事宜詳論薦卿札中似亦

可採大都擇廉幹有司總覈其成一也據其都圖合
得若干令民自投數有不合者間為覆覈清查期於
必行執一實而御百慮二也清丈之弊多生里中積
年書算即為嚴革而於里中父老間出其不意集良
子弟若干問其知書算者若干人即為鬮封不出防
其出入之實此鍾文陸之所以治惠安亦一義也惟
足下議之裁之查盤之弊上下隱蔽此不必言即遇
公平精察之吏如吳中大家之估典甲乙那移奸孔
叢集太察則何官無短長比周則何事有首尾治其

大綱懲其元惡枚善覆過不立恩怨之府可耳弟每
見查盤之入縣如老人之下鄉飲酒納嘎程上倨下
諂樹恩立怨而已此非賢者所忍為也仲堅為政循
理順流在未綰綬時不佞諒其臣然不謂其精刷乃
尒休暢休暢老父舉杖握箸似不甚憊而半體近痿
語氣不清閑居無事每憂未然即不佞弟山居不遠
几席而室之管鑰之材門無紀綱之僕貧兒懸磬冗
客塡戶以三寸之管代百畝之田自非物外之觀滿
眼孟浪未有不遺其憂者矣所差慰者百年之具精

薦卿之詒先爲治之獨先母葬地經年無獲尚屬未了之懷耳老父於二三兄弟中每接足下書未嘗不舉手銘心讚歎無已也薦卿出處其至處非他人言語所及但以茅老伯之徙七而借薦卿之虛席故勸駕者多來書尚云猶豫然聞其束裝在郎於理無害於中已動不俟遂不復别作一語矣不俟毋自思明秋計偕之行如此何得便著鞭千里也苦之苦之弟與薦卿俱幸有子未有仁兄而無後者嗇精寳慾以迓之勿忘勿助長而已西巳無事東尚伏險李將軍

潤國之材將宋公非但有膽其愚固不可及耳冊立一節　主上必堅執二三年之旨令人不測語所謂季孫之憂也不佞今年講學譚秇十之七理家應客十之三清心玄覽第十之一二年齒漸長問學未立嗟乎使得有負郭田二頃何必佩六國相印乎張成叔應選貢第一人小爲吐氣與之周旋三月最久慈中如此君定是佳士耳生平國士我者滕吳雨師少翁既已下世龔老復亦物化卽寤寐間逄之未嘗不浪浪泣下行將絜酒涉江弔吳師於金陵報山中一

月之帷矣知已天涯僅托寸楮每一捉筆不覺纏纏不已不佞翁以為少足下得無嫌多乎且足下領縣吏之俸不佞闕貧士之供於中不安諒之可耳弟婦囑筆敬問嫂夫人以下無恙

答楊仲堅

二三兄弟如吾與足下抑之者幾人皆殊絕千里外每勤離索之感時念足下和衷有餘雄劉不屑乃聞搜奸剔蠹作士振民不弛刀圭而飫粱肉賢者使儞良不可測鄣之書來云仲堅吏治精皆按君無遠縣

令必首訓以楊安福爲法即足下鳴琴之暇必有莞爾自喜於夢寐之間者則不佞可知已山中結撰未成千古而老父多病貧兒當户家無紀綱之僕不佞每自嘲笑升座謂之關西酬客謂之孟嘗居家謂之史雲非有性情之解泉石之適即顧影自憨又何以遠對仲堅也尊公老師仁心爲質隨與作止日接起居手采軒翥此不足掛孝子疑慮第思惜福養德少麻牙籌之筭厚施里巷即吾師有不得而與者其事在魯衛之間是亦爲政恐非足下之所宜置念也貧

家無力延醫僅一雲海以為呵護而重以來命渠便

摳衣赴之足下有子小人亦有父朝畯可愛日暮空

悲一體同觀事已遄返此雲海至情所切亦願足下

之念之耳

答倪憲卿

尊萱可以無憂則憲卿方寸可復整頓總空想切簡

賚使生機跳盪如仰沫之魚出岫之雲然必它心炊

則本心活每見憲卿之文務思而枯欲精而亂緣氣

不壹根不沃也努力慰我

與莫公遠

萬物之化自然爲費達者但不貪生非必剏處窮處與貪生均妄也願先生廣心循命以俟之

與錢長文

破滌作語爲諸君了我一念非敢云玅義也長文偶介精病息思行氣則禹之行水矣此病多從勞思傷脾而來或偕含流濕未可知兩日間善攝之若它心不亂寘坐聞玅義亦足霍然耳

與董伯念

自水軒授塵後遂病先君之病而竟以為先君戮瘵
乎孤之不自殞也即澒顏一息而氣氣隻身窮愁莫
喻苦由間接吳中諸君聞門下所羅無端之辭未嘗
不為之扼腕亦惟是窮愁中無從披肝膽于門下然
丈之仁質高韵士大夫亾不聞而時命偶際亦兩吳
諸大家陽九之厄窮不安令賢者亦在厄中然惟賢
者而後能厄推人之情循物之理皆磨鍊至精之具
間舉一二大義所不得已者稍為洗刷而一切非我
與之順流白晝無恙當途諸公豈無輪臺門下故吾

自在必不失千秋之討周公之便附布積懷孤之苦緒不勝筆札

與李本寧先生

其自童年時側聞楚中有李本寧先生者人倫之模楷文章之宗工則慨然有祥麟威鳳之想而困頓諸生中未盡讀天下之書智與年往氣不滿願文采膚立懼不足當李先生亦惟是吳山楚水脩阻天塹聽望勿及未能奉橐鞬周旋中原復自惟古之志士景行高軌千載而下爲之執鞭不應于天壤間失李先

生每從二三風雅之輩津津龍門不勝詩人調饑之懐而復不自意㕍先君之窮慘以不祥姓名望宮墻而進也先君落落布衣窮愁孑衿者七十年非有瑰意琦行震曜一世而嶠然屐氷窮而彌堅孝友自性令聞州里抱布用和與物無競庶几古太丘彥方之風于食有福而身既被紺孤復不肖不能蚤自奮揚青雲幾其天年壽不躋耋奄忽辭世悲乎傷哉孤即拊心嘔血何益泉壤刲顔饘粥依附生孝亦不足安先君之魄討惟鉅公文人不朽墓中之石而才者蔚

起大雅不作弇州山頹新都川逝寥寥海内而定一尊非先生其誰歸者卽空苴杖屨草創匍匐江山哭泣而請大賢之門猶恐千秋之筆未易輕許而某實煢然隻身百務攸萃毋者在户悲摧衰絰生徒在廡強提譚塵荆人病脾𤸷尰牀第魚釜旣枯鷄骨日削勢不得越跬步之外于是盥沐焚香告于先君之靈介紹武陵龍君御先生雲間袁履善先生與吳生伯霖咫尺之書三千里外𢡚誠再拜一介之使跽告典謁又媿貧也無以爲禮不腆書幣薄將區區號天之痛小

詩論甫柏者去秋獲傾蓋郝仲輿明府勉承休美粗
刻數種大都書生之技聊用見拙伏惟先生長者弘
慈錫類俯憐京迫進先君處士之操察不孝生平執
鞭之想矜千里聚糧之勞而重袁龍諸公之一言慨
然命辭抽毫石室微顯闡幽揚魂已往俾先君生無
五鼎之榮而死有千秋之托黄氏世世載荷明德詎
止胗萬戶于荆州快登龍于御李爲汝亨一人者之
寵藉已也窀穸期逼工者執鏌待命所望明公片時
之閒噴薄珠玉不勝祈懇披瀝情切奏記無倫南瞻

山斗馳神何極統希台鑒

與馮開之宮諭

先君之絛已絛矣而天之降割于孤方未已荆婦復抱病牀第腹大如斗氣喘如吳牛問者出戶醫者塡門問疾者滿座則孤之應接可知而家僕五六人復病其半不孝孤不揣凡奏記門下者三四所訴勞苦譬如況九淵墜百丈之下愈迫愈蹙先生能無攢眉乎先君之柩在堂先母氏亦浮厝荒壠體魄不安孤何得安將以九月卜葬荆山之陽先君七十年寒士

孤復坎壈生無榮名沒無顯諡卽先君闇然無悶不孝孤胡顏爲人討惟名公千秋之文可以不朽而當世楷模孰如先生不孝孤生平知己之憐亦孰如先生于是焚香盥沐哭告先君之靈再拜使者千里懇請乞先生鴻文表于其阡夫延陵高誼標于尼父有道令名碑自中郎孤卽不肖而先君之素心質行甚一希蹤古人先生得無憐而許之惟是斬然衰經百苦交萃不孝孤之不能涉江以匍匐門下罪在不赦而先生或者能寬之也我僕既痛夫事期迫告急李

玄白長鬚之役乞先生少假淸燕之間揮毫石室賁
士作討動而依人不腆復不成禮薄申區區號天之
痛依依藍存

復項于王

于王之謬信僕與僕之處于王可謂千古之情讀于
王制義又讀于王札中所爲咨嗟涕洟者胸中積懷
益不能已夫于王才雋而神王世眼所白衆口見咻
此誠不足論不論文可乎夫文有旨有體有氣動自
玄解不循本經訓非旨也題不按上下脉文不按前

後次隨意短長非體也至于聖賢語氣如曰焉乎哉曰者也之類非如後來文人放浪之詞其中情旨即于此出夫文固有駕御離象慘淡無色者至于呼應血脉舉而盡去之則不必按題爲文竟可獨行胸臆之見文與題不相恊此非氣也悳來文自詩三百君子而不仁者二作外此三大病每每犯之奈何獨咎世眼哉自今願于王虛心遜理軌文體貼題脉而善用其才情不然如林下縉紳戲爲之則可茂實故有堅志宏和衷相益讀其文亦不見雅馴而精力則

不減往日耳袁至故言直于王得無訝而置之新茶拜惠握手未期何能無懷

柬殷方叔

每從丘壑中覓所謂韓伯休向子平其人不謂鴛湖之畔乃有先生風雨一晤於今不忘扇頭用紵繻衣之懷詩固不足存也

柬許然明

別去促促即下苕中不知足下與輿公莼絲之緣如何向子故有婚嫁之累然云富不如貧想此君於貧

中獨得三昧兄定相勝耳

與湯若士

自津上別先生玄風北馳登勝愁如之懷顧念先生有道文人中朝羽儀此行非振英蘭臺則奏草西掖寢苫賤子執鞭日遠而世路莽莽聊復以絃歌相煩周道如底先生履初獨行諒不足晦真性天之域而司閽者實忌材矣先處士握瑜蓬門傷心朝露惠徽青雲而僔千秋感同罔極稽顙之未能負此大僇長者能寬之耳兩公子發英技秀鳳雛人羣汝亨亾状

奉揚大雅每讀名篇一篇輒爲心折而私心間有不
然者禮樂之器顯登清廟玄明之味遠通神明本經
術性大義晒如也欲窮響楚音資深瓊液㦿出字辭
令不可讀即足游覽象先震驚方内之民恐非所以
執中庸而馳康衢也先生文章大宗高倡江表過庭
啓義本非戶外之人所敢與聞道在則親輙爲懃其
狂言伏惟同嗣君折衷教之風便促陳不勝瞻矚

復茅鴦卿

孤不悔罪而重天刑奉手書午之日此日孤自𤥨水

歸八日而亡荆張氏所爾女兒以疹殤矣撫兒傷母心所爲崩四民之慘孤當其三痛哉哀哉西河之戚詎謂過情孤殆甚耳生死彭殤真如海漚雲影生無百歲半沉溺淚四十無聞漂泊苦浪中仁兒何以教之新阡已定而卜日未定論者甲乙媿無通儒天人之略爲此輩是非所惑秋冬間必了此大事一切置之矣兒以爲何如前得兒所從途間貽家老手劄知念我甚矣世路悠悠聽之世路寸心自了與世無涉每見世之有望遷人當其始事猶能降心及期不代

非內熱如焚則外浮如寄不知官有去來民同甘苦設如我身饑食渴飲一餐不飽則盡日不安君子視民亦同此觀身在一日則了百姓一日之事以民爲事則豈復以官爲事哉此可爲仁人道也若乃慈諒之暇與子野白夫輩雍容詞賦探索名理此即古之循吏所不能兼足下負荷多矣田盧饑者難損而每存散之之心子弟售者易成而每存籌之之心東隣西舍睥睨者不息而每存讓之之心至誠動物何用不臧惟夫老親頹然則孝子之思所不能解要之當

其盛則居官以行慈慮其衰則還家以致養亦孝子之思所不能解者仁兄得無然乎惟如孤者所謂生不能養没未及葬破涕壞禮玩愒歲月作天地間罪人耳老伯神氣如昨未忘牙籌故其夙習季弟事親交友較前覺有深情獨舉業之味淺嗜未合至于憂貧一念則負售豺施力不滿志故是少年馳鶩之氣久當自消何足灑泣師保不明則孤不得不任其咎耳近詩數章聊以當泣臨言耿耿瓜期想亦不遠矣無已之懷願足下于言語政事之外懷來義味以安

日用不勝惓惓

復錢國蕃

昨未得面問起居叩使者知已𦶜飯又乃謝一切者達生之論此勝萬金藥矣向子平云富不如貧貴不如賤而孤以爲健必不如病當萬事屛息諸想俱斷時反照此身初無受病之處此病當從何來卽老枯禪十九年面壁公案剎那可證也王奉常矜飾之士故謂名根難斷孤謂色根自生名根自世色根如水之種草名根如香之浮界浮者易散種者難㧞要之

鍾情之人難色應世之人難名兩情俱妄兩絕俱難若當其病時天性獨立必不受好自無受病東魯西方聖人不可復作世有莊周阮嗣宗其人不謂矯枉乃適符中庸之軌耳年兄以爲何如孤崩心百哀未了斯義偶以手教見及一妄酬之耳

寄馬雲岩

足下不草大人賦而欲持枯管入少年場中不佞鄉豫有意爲足下掃除此障巳讀足下三篇我心頓折老英雄固足摶弄造化哉二十題奉足下鼓吹之它

日爲足下題伏櫪篇懸之國門使世知歷塊過都之材不在冀北也

寓林集卷之二十四